

陳大慶明達謙謹（續完）

費雲文

勤求民隱，愛民親民

陳大慶將軍非常重視便民，就任省主席伊始，首次向省議會報告，即曾揭示：「任何行政措施，都必需與民衆願望相結合，以民衆利益爲依歸」；他以爲：「便民措施，除有關程序、手續與技術的改進外；並應注意法令、政策的正確，以求根本的便民」。於是：

設置聯合服務中心，訂頒：「台灣省政府聯合服務中心設置辦法」及「台灣省各縣市鎮區聯合服務中心設置要點」法規，付諸實施；務期達到爲民服務的目的。

規定各機關首長，至少每兩週一次，親自接見民衆，勤求民隱，爲民衆解決問題。所處理及解決的問題，攜回登記，列入管制考核，不得延誤；他自己也以身作則，躬親施行。

其餘戶籍登記、土地登記、建築登記、建築執照的核發，納稅證明的核發，以及出入境證的辦理等便民工作，均命令所屬不斷檢討研究；而從簡化辦事程序、減少表報附件、縮短處理時限

及簡化申請手續方面，多所改進，績效顯著，如戶籍謄本，即已減免了一百九十五種，戶籍登記案件，原規定處理期限爲廿天，現已改爲一天辦妥；均爲顯例。

爲了便民，他還經常出巡，勤求民隱；雖窮鄉僻壤，都有他的足跡，尤其愛護青年，樂於助人。民國六十年秋，有人向他建議：如能在台中縣太平鄉坪林村，靠近勤益工專與預立二村附近，修舖一段柏油路面，即可使就讀該校學生，往返縮短八、九公里的路程，並可避免入學子弟可能意外的陷入泥淖。當時他審視屬實，回省府後，立命主管部門撥發台幣八十萬元，鋪築道路。

除了便民，他也注重親民愛民。

中興新村的省主席官邸，位於省府辦公大樓之後，中間隔一花園，名叫「梅園」。每逢花季，嫣紅翠綠，令人賞心悅目。他到任後，即予開放，任人遊覽。他早晚上下班行經梅園，常與遊客寒暄，閒話桑麻，態度誠懇，平易近人。無形中縮短官民之間的距離，而從心靈上打成一片。

自他主持省政後，過去的袍澤故舊，進講求

職的人較多。他多以「不要僅希望國家或政府給我何種職位與工作，而應先自問對國家有何貢獻？有何成就？」相勸勉。此種促使反躬自省的精神，無形中化除了多少人的歧求心理；也充分的顯示出他「報國忠黨」「愛人以德」的情操。

對老弱殘障貧苦無依的貧民，他特別注意照顧，研訂「改善貧民生活四年計劃」；對增建及擴充救濟機構，推行貧民家庭補助，醫療救助，加強貧民技能訓練；設置各縣市救濟會報，興建平價住宅等，均有詳細規定，以求澈底改善平民生活。

他主持省政三年，可說是省府財政最貧困的時期。一方面因爲台北改制，使省府收入銳減；而九年教育的實施，開支急遽增加。省府過去的歲餘，業經貼補殆盡。省政建設如曾文水庫、農地重劃、鐵路公路、海水堤防、風災水災等，處處需要巨款。各縣市各廳局也往往向省府要錢。可是，他抱定一大原則，除例行補助外，絕不向中央要錢。歲入方面，則從稽征稅收，增列事業盈餘來支應；而以不增加民衆任何負擔爲原則。

「做人做事」，哲理名言

自古以來，許多政治家與軍事家，都有他自己一套哲學與藝術。陳將軍雖然戎馬倥傯，政務



陳大慶將軍與家人合影。

蝟集；但却雅好學術，博覽羣書；而其學養的深厚與記憶力的強固，迥非常人所及。他每次講演、訓話，以及工作提示，從不用講稿，而能出口成章，使聽者動容；對哲學尤多獨特的見解。曾著：「新觀念、新科學、新作風」及「做人與作事」二書，表現他的科學哲學思想。其間言事析理，正誼明道，無一句泛詞、虛語；而寓意深遠。

他闡述宇宙的道理說：

「人有靈性，所以為主宰；物有性能，所以生價值；事有理則，所以成規律；時長無限，所以包羅萬象；空大無窮，所以覆載萬物。」

「時空是無限的，無限生多元；事物是相對的，相對成兩面；人類是有識辨的，識辨定一點。故宇宙的一切與萬象，就人的識辨說，是一元的；就事物的相對說，是兩元的；就時空的無限說，是多元的。」

最後他歸結到心物合一論，他說：

「人有肉體精神，物有質量性能。肉體屬物，精神屬心；質量屬物，性能屬心。故任何事物，均是心物兼備，心物一體。」

談到「新」與「舊」，他也有很精闢的見解

「新舊非截然可劃分，新中有舊，舊可創新。故不可抹殺傳統，亦不可故步自封。」

談到我與關係，他認為：

「家庭親屬是五倫關係；以情感為主。同志、同事、長官是政治關係；以是非為

主。

同鄉、同學、是社會關係；以道義為主。國仇、民賊、強盜、土匪、是敵我關係；以利害為主。」

所以，他以為：「在家庭中要少講是非，以免失於怨道而傷情感；在政治場合要少講情感，以免徇私而誤理。」人與人相處，要能從人我關係中「辨之明，用之當」。能「辨之明」，就「知所處」；「用之當」，就會「相安」。否則，「別之禮」就會「無所措」；「用之乖」，就會「相亂」。

事是自然有的，做事是人為的；人為的做事，難免有是非利害的分別；所以必需洞察做事的道理。他曾指出做事的三程序為：「事前決策、臨事處理、事後檢討」。並曾舉例說：

「乘船坐車，穿衣吃飯，都是人的『事』，而製造船隻、車輛，縫製衣服、生火煮飯，都是人在『做事』。乘、坐、吃、穿，都是人的本能和自然的行為，而製造、縫、煮等却是發揮本能，改造自然的一種有目的有價值的動作。」

因此，他提出做事的公式為：

「(人) + (事) = 事

做事，當然要做眾人的事，也就是政治。他以為：「政治性的人是眾人，政治性的事是公事；不是私事。」「做人作事要為眾而不為己，為公而不為私」。

做事的標準，不外情、理、法三者。他鼓勵幹部要有「倫理觀念，以結上下之心」，要有「

民主精神，以洽內外之情」，要有「科學方法，以成大小之功」。無論對人對事、對物，都要「衡情、據理、依法」；而「以情感人、以理服人，以法治人」。可是，情、理、法三者，在運用時，有時難免模糊不清；於是，他再作進一步詮釋：

「情由性生，理由智明，法由公定；情是天賦的，理是自然的，法是人為的。」

「情有不通之時，理有不明之事，法有失效之日；情不通則以理，理不明則以法，法失效則用情理。」

「性善則情通，性惡則情乖，智明則理達，智蔽則理塞；公正則法行，偏私則法亂」

「情不在厚，以通為主；理不在深，以達為主；法不在嚴，以守為主」。

「西哲謂理無足而情無限。故情賴理以導之使正，理雖先事物而存在，但靠情之動力以推動之。然後理智所可者無不行，情欲所好者無不善。如是乃能一面熱烈似火，一面清明如鏡」。

由於他：「熱烈似火，清明如鏡」的論調；可知他對做人作事，其所以不厭求詳的分析事理，其目的並不是消極的祇求無尤寡過；而是積極的勉勵大家要做社會的人，作國家的事。他說：

「做人要敦厚，做事要鋒利。做人像刀柄，越厚實，就越能把得穩。做事像刀鋒，越鋒利，就越能見功效。假使純是刀柄，一味

敦厚，太鈍了；你將成不了一件事。假使純是刀鋒，一味鋒利，處處鋒鋇，沒有抓處；那你剛想用力，自己的手先已被割破了。」

真是一段最值得謹慎戒懼的哲理名言。

對於經濟問題，他也有獨到的見解。他認為「貧富是經濟行為的結果；獲得、保有、致用三者，是經濟行為的過程與方法。經濟的價值，却不在保有，而在致用」。他認為不用的錢是死錢，無用的物是廢物；所以他主張「多非富，用才是富；少非貧，廢才是貧」。「貧與富的關鍵，是由於當事人的智慧、勤惰、儉樸、奢侈等原因促成的」。

他並且體驗出儉樸是一種美德，但吝嗇不是儉樸；消費是生活上的必需，但浪費却不是消費。他的結論是：

「人類的經濟關係有整體性，是彼此相關的；又有社會性，是休戚與共的。利羣富己，公益私有，才是經濟行為的理想。一個人如果只知顧到一己的富裕，縱然不是自私；也是由於對貧富觀念認識錯誤所致」。

他這些理想，在現代工業社會中，很值得提倡當代企業家們借鏡。

勤儉齊家，推己及人

陳將軍精神恬淡，生活儉樸，始終保持革命軍人本色；對於有些人一味追求物質享受的陋習，深痛惡絕。台北市的樓房建築，無論在結構規模和建材使用上，都日有進步；可是他雖然官位晉至省府主席，却依然住在安東街一條巷子的平

房裏。房子是國家安全局分配給他的一所日本式的舊屋，文化牆的客廳，塑膠布的沙發椅；地板的木頭寬窄不一，並且常常有朽斷的情事發生。蓬門華戶，怡然自得；不但未作遷居打算，甚至從未作澈底的整修。

每日三餐，祇有幾樣小菜；即使有客，也不過四菜一湯。他不喝酒，早年抽香烟，民國五十九年以後，也戒絕了。晚年來，除與親友偶而玩玩三色牌（一種記分的非賭博性消遣），打高爾夫球外，一無嗜好。

他的儉樸，出乎自然，毫不故作。有一次，他在台灣警備總司令任內和副司令王潔，于某夜巡視台北附近多防，工作完畢，已近拂曉，饑腸餓餓，而且也有點寒冷。恰巧歸途路過永和鎮；於是他提議到一家豆漿店，以豆漿油條充饑。又一次，他們到成功嶺參加大專學生開訓典禮，典禮畢，已過中午十二時，尚未午餐，即乘車返台北。途經大甲，因為汽車要停下加水加油；他才臨時購買熱水瓶一隻，裝滿開水；買幾個太陽餅，分給大家，邊走邊吃；還對王潔說這才是最省時，省事的營養午餐。

又一次，王潔到省府參加某項會議，會後他邀王至官邸午餐，小睡片刻。王一覺醒來，却看到他與夫人在吃水果；不是高貴的蘋果雅梨，而是最普通而原始的甘蔗。夫妻邊嚼邊談，興緻很高。

他的德配夫人，是胡次瑩女士，系出名門，與胡偉克將軍為同胞兄妹，秉性賢淑，相夫教子，懿德久彰；伉儷間相敬如賓，琴瑟和諧；其樂

有勝於畫眉者。凡是陳將軍的親友、長官、幹部；到過陳府的，都會受到熱忱接待。可是一講到公事；陳夫人就立刻走避。陳夫人有此美德，所以陳將軍能專心從公，內外分明。

他公私分明，取予不苟。因為他患氣喘病，需用上好的黑棗和人參燉食。某次，他聽說物資局有代為售賣沒收走私的黑棗，特囑隨從人員前往洽購。承辦人以爲既然主席需要，而且價款很少，乃不收費用，而以其私人名義購買，作爲贈送，並聲明不列公賬。可是，他堅持非由他私人付款不可。後來再買，亦是如此。其對部屬的教導與愛護，往往以身示範，以收潛移默化之效；此事即爲顯例。

他不但關心部屬，愛護部屬；而且也敬老尊賢，重視家庭倫理。他主持省政期間，每逢春節，都要慰問員工的年老眷屬，親自邀宴或赴每家慰問耄耋老人。

他的二女昌梅，嫁給張漢生先生，軍人家庭，他特別告誡女兒，勿以「名門之女」而驕矜，要有耐得勞苦的精神；並且主張小兩口成家後，應該和公婆共同生活，向公婆盡孝，分公婆辛勞。昌梅不負他的教訓，結婚以後，與公婆同住，不但毫無嬌生慣養的習氣，而且孝順長輩，友愛弟妹，待人接物，彬彬有禮。下班回家，親自照顧自己的子女，協助婆婆操持家務，一切井然有序；因此獲得親朋鄰居由衷的讚美。都說是陳將軍夫婦家教的成功。

他真誠待人的風範，處處爲人設想。某次星期天，昌梅夫婦歸寧，本來約好晚飯後再回家。

可是，當他知道當天昌梅家中，祇有婆母一人看家時；却忙着催促昌梅夫婦中飯後就提先回家，以免親家母一人感到冷清寂寞。

「家齊而後國治」，「推己及人」；他于家庭生活小節處，自然流露，宜乎他能肩負黨國重任。

誠懇果斷愷悌慈祥

民國六十一年六月，陳將軍由台灣省主席調任國防部長兼行政院政務委員，當選爲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。六日交卸主席職務，即感右肩痠痛難忍。返台北，即赴榮民總醫院檢查；確定爲肺瘤。十日開刀割治，八月康復。

他康復後，即就部長任，力疾從公；除日理萬機外；復僕僕風塵，親赴各地區及外島巡視。終因過度辛勞，舊疾復發。于六十二年五月中旬，赴美就醫，二次開刀。因古稀之年，流血過多，月之卅一日，突患中風，口不能言，右身麻痺；乃于六月六日啓程回國。延至八月廿二日十三時廿五分，逝世于榮民醫院。

陳將軍病逝以後，朝野震動，識與不識，莫不痛悼；舊日袍澤部屬，皆爲之唏噓太息。省府同仁，仰慕至深；都認爲他在省府實太過勞苦。對其忠誠謀國、力疾從公的精神，益增敬重惋惜之情。

綜其生平，性情率真，不騖浮華；誠懇果斷，愷悌慈祥；軀使部屬感覺無限熱心與活力，其卓異的統御才能，自屬第一流名將；而博學多能，運籌帷幄，尤屬不可多得的幕僚長；公正廉明

勤政愛民，更係一有獻有爲有守的優秀政務官。

他秉性謙和，處事縝密，既好深思，復富條理。每能獎掖後進，授權部屬。守分盡職者，輒多能發揮所長，有所作爲。偶有差池，亦必出之婉規曲諒；而以默化之力，收潛移之功。抑且虛懷若谷，從善如流。其於做人作事，最重根本；既手著偉論，揭示哲理；復以身作則，蔚成風尚。舉凡微行細節之處，莫不顯現其傑出偉大。

他品格的高潔，最顯耀照人之處，是他那皓月凌空，一片澄明的「明」字。他爲人賢明，處事高明，報國公明，自處清明，明、透、通、達，了無罣礙。而所以特具此「明澈」的風格，固然由於他的極高天賦；但也可說是得自他那好學深思，默識心通，處處不肯輕易放過，極其嚴密的涵養功夫。無論是治軍爲政，造次恣愆；他自始自終的一切行動實踐過程，就是他運用思考，涵養學問的過程。如此真積力久，乃能成就他的清芬高明；他的一語一默，一動一靜，也才能發而中節，啓人深省，使人折服，使人敬佩。

他還有常人所不及的情操，那就是他冷靜和含蓄的氣度。惟其冷靜，所以對問題觀察入微；惟其含蓄，所以對事物的判斷正確。而見之實際行動者，乃是容忍的精神，公正的精神，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」的精神。

昔范宣子問叔孫豹，何謂「死而不朽」？叔孫豹說：「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；雖久而不廢，此之謂不朽」。陳將軍之德，遺愛在民，陳將軍之功，彪炳人間；陳將軍之言，茹古含今；蓋棺論定，陳將軍可作現代軍政人物的楷模。